

早报日历

5月11日  
母亲节

## 我的母亲



■黄永治

母亲是一位普通又平凡的农村妇女。在她那个年代,没机会上学,终其一生,大字不识一个,但这并不影响她对子女一生无尽的爱。大抵天底下的父母都有一种对子女无边无际的爱,不论物质上贫乏与富有,不论方式笨拙与细腻,母爱无边,让人感动。

母亲一生命运多舛。可能是晚年得子,我的父亲又在我尚不懂事的时候离我们而去,家中我最小,母亲一生对我疼爱有加,以至于我感觉我的性格深受母亲的影响,流淌着母亲多愁善感的因子,少了父亲的宽广胸怀。

在我上学的时候,父亲病重在身,母亲一方面要照顾年迈的父亲,一方面又要起早摸黑操持家务。当时家里

正缺乏劳动力,父亲多次要我退学,帮家里做点什么。虽然那时我的学业成绩在现在看起来,应是个差生,但母亲坚定地认为我会改变的。我的学业成绩真的在母亲一步一步的鼓励下,慢慢提高了。若没有母亲的鼓励,我可能很早就辍学了。

我上中学要去镇上,距离家里远,只能寄宿。我本来希望寄宿在外婆家,因为她家就在中学旁,家境也比我们好。但母亲很坚定地给我办了寄宿。初次离开家里,我不习惯,竟哭着从学校跑了七公里路回家。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来的,特别是路上还要经过一条很深的人工渠,非常危险。母亲虽然大惊失色,却痛打了我一顿,当晚又把我送到学校。过后很长时间内,我一度不能理解母亲当

时怎么这么狠心。二十年后,我才从母亲几次谈及此事时心有余悸的表情中,懂得了深深埋在母亲心中的那份爱。

结婚后,生了孩子,经济困难,请不起保姆,只好把已经七十多岁的老母从乡下请来帮忙。这一待就是四年,从来没有离开过家的母亲,为了孩子,被迫过上了城镇套房里单调的生活。一个几十年过惯了农村生活的人,来到城里,那是一个如何艰巨的适应过程,其中一定有她作为母亲对子女无私的付出与巨大的牺牲。后来我的孩子长大了,要让母亲继续留下来,母亲说什么也要回农村,我才懂得这几年对她来说是多么不容易。

母亲病重时,虽然我一个月也回

去一两次,但几十公里路,还有所谓的工作忙碌,成了我们朝夕相处的阻隔。母亲虽然很想见到我,听姐姐说她常唠叨我,但她一见到我就急匆匆地要赶我回来,说是怕影响我的工作。直到母亲病情很严重的时候,姐姐才偷偷打电话给我。等我赶回去见到母亲时,她已经说不出话,只能从她的泪眼里感觉到无尽的依恋与爱意。

母亲已经远去,但回忆依然让我充满温馨与不舍,现在我也慢慢走在变老的路上,思念让我更深切地体悟到书中那些话的真实与无奈——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“父母在,人生尚有去处;父母去,人生只剩归途”……

## 母亲的顶针

■蔡安阳

“五月榴花照眼明”,窗外龙眼花却比榴火更柔婉。风卷着蜜香漫过窗棂时,案头那枚铜顶针泛着琥珀色的光,恍若《诗经》里“如切如磋”的古玉,静静诉说着岁月的诗行。指尖抚过掌心老茧,忽然想起幼时母亲教我念“慈母手中线”,那时她戴着顶针的手,正将诗句绣进我的衣裳。

秋末的黄昏,煤油灯在风中摇曳,忽明忽暗。母亲坐在炕沿,专注地补我的校服。布料上的破洞边缘毛边翻卷,她在竹篮里翻找顶针,却被我先拿到,我对着灯光端详,顶针在昏黄的光线里泛着暖红,我忍不住问道:“妈,你缝衣服,干吗老戴着它?”“戴着顶针,针脚才密。”母亲操着闽南软糯乡音说道。随后,顶针稳稳抵住银针尾部,针尖在布面轻盈游走,像灵动的蝴蝶。我趴在她膝头,细细数着针脚,看着那枚顶针随着手指起伏,让针线轻松穿过衣服,在补丁边缘绣出小巧的花——那是母亲用拆旧被面的红丝线,在我破洞的袖口“种”下的春天。

腊月里,顶针随着母亲的手在父亲的裤脚边翻飞。她笑着说:“你爸总说裤脚灌风。”这让我想起了岑参“忽如一夜春风来”的边塞诗。顶针压出的折痕,像《千字文》里工整的楷书。

南方的冬天,是阴冷潮湿的,那一年冬天,我因着凉而发起高烧,迷迷糊糊间,看见母亲在床边忙碌。橘色台灯将她的影子投在墙上,母亲从针线筐里取出顶针,套在指节上,开始做鞋垫。厚实的棉布与硬衬叠在一起,普通的针线难以穿透,可母亲戴着顶针,将银针狠狠抵住顶针的凹坑,用力一推,针尖便顺利穿过布料。银针与顶针碰撞出细碎的声响。“多纳几针,鞋垫才结实,脚底板暖和了,整个人都不冷了。”母亲的声音混着布料摩擦的窸窣。银针在棉布里若隐若现,宛如落在榕树下的铜月亮。等我退烧醒来,枕边放着带着体温的新鞋垫,细密的针脚间,那枚顶针依旧闪着温润的光,母亲把整个冬天的温暖都纳进了鞋垫里。

去年整理母亲遗物时,我在樟木箱底发现了这枚顶针。看着顶针上密密麻麻的凹坑,我突然明白,这些坑洼不只是岁月的痕迹,更是母亲坚韧生活的见证。顶针从来不会喊疼,无论银针多么尖锐,压力多么沉重,它只是默默承受,帮助母亲把粗糙的布料变成柔软的衣裳,把单薄的棉布变成厚实的鞋垫。母亲又何尝不是如此,家里家外的活计,从不见她抱怨一句,总是弯着腰,戴着顶针,一针一线地缝补生活的缺口,把温暖和希望塞进我们的行囊。

窗外龙眼花落了满地,顶针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。母亲用这枚顶针补过无数衣裳,却从不补自己磨破的袖口;做过无数双鞋垫,总把最厚实的留给我们。那些被顶针抵住的银针,穿过的不仅是布料与棉线,更是母亲对家细密绵长的爱。

## 轮椅上的母亲

■骆明凤

去年冬日,一场无情的中风,将母亲永远禁锢在了轮椅之上。曾经那个风风火火、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的母亲,如今只能静静地蜷缩在轮椅里。她的头微微低垂,目光呆滞地望向窗外,似被无形的枷锁困在这一方天地。阳光轻柔地洒在她满是皱纹、泛着蜡黄的脸庞上,嘴角偶尔溢出涎水,她浑然不觉。我上前用毛巾轻轻拭去,她才迟缓抬眼,看我一眼又迅速垂下。

这眼神,我无比熟悉。四十年前,我发高烧,母亲也是这样望着我,目光里满是焦急与心疼。那个漆黑的夜晚,她背着我,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五里路到镇上诊所。

如今,角色反转,轮到我背她。每次抱她上床,她的身子沉重得像浸湿的粮食。有时她半夜醒来要小解,等我扶起,却发现她已尿在床上。护工小林第一次见这情形,皱着眉小声嘟囔。我摆摆手,默默换床单、打水为她擦洗,还对小林说:“人老了都这样,我小时候尿床,母亲从不嫌脏。”小林听后脸一红,此后便再没露出过不耐烦。

母亲的右手蜷曲如枯枝,我每天给她按摩,盼着她能恢复些知觉。这双手曾无比灵巧,能绣出全村最美的花样,针脚细密、图案精美,那是母亲对生活的热爱;能在灶台前变出一桌好菜,每道菜都饱含着家的温暖。有一年除夕,母亲趁着寒冬月色去赶海。她深知海的“脾性”,知道何时海会慷慨馈赠美味。为了让我们解馋,她不顾寒冷毅然前往。第二天,她竟做出十道不同的菜式。我们兄妹吃得狼吞虎咽,全然不知母亲前一天通宵忙碌到凌晨三四点才回家。

在康养中心的花园,我推着母亲散步。三月微风轻拂,几片早樱飘落,落在她灰白的头发上。回忆中,母亲爱花,尤其爱樱花。老家

院子里,她种了一棵山樱,每年开花时,她总要剪几枝插在瓶里,还说樱花花期虽短暂,却开得尽情,做人亦当如此。

夜里,我睡在母亲床边的躺椅上。她呼吸粗重,不时呻吟。我起身查看,见她眉头紧锁,想必是哪里疼痛。我拿来热毛巾敷在她膝盖上,又按摩了一会儿,她才渐渐平静。月光从窗帘缝隙溜进来,照在母亲脸上。我凝视着她衰老的容颜,想起父亲早逝后,她独自拉扯我们兄妹三人的艰辛。

早餐后,我推母亲去活动室。几位老人或发呆,或自言自语。我把母亲推到窗前阳光最好的位置,拿出老相册给她看。翻到全家唯一的一张合影,我指着年轻时的母亲说:“妈,这是您,多漂亮啊!”她盯着照片看了一会儿,忽然流下泪来。护士长说:“老太太情绪波动是好事,说明她在感受、在回忆。”我握住母亲的手:“妈,您慢慢想,不着急。”

窗外,樱花纷纷扬扬。一片花瓣飘进来,落在相册上,盖住母亲年轻的脸庞。我轻轻吹开花瓣,年轻的母亲朝我微笑,现在的母亲也温柔地看着我。轮椅上的她,是活着的家族史,是行走的记忆,是沉甸甸的恩情。我俯身抱住她瘦弱的身子,轻声说:“妈,咱们明天还去看樱花。”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  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



(视觉中国)